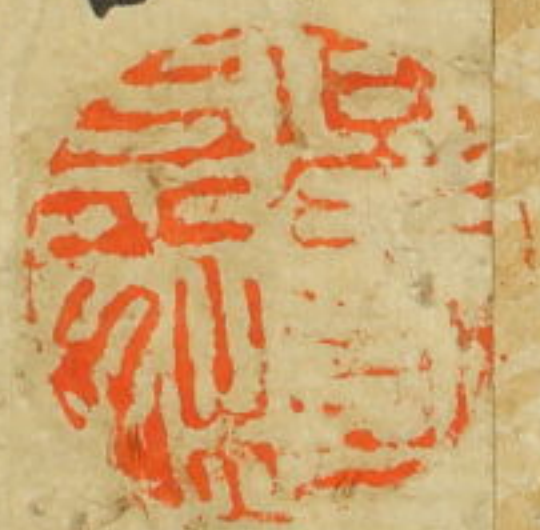





論語古義標註



十二

十九

0112
1687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號
 第 卷
 第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 仁 12
卷 1687

論君子之德也

子曰

夫政者正也。君之所為百姓之所望也。君若以禮，則民歸之。君若以政，則民散之。君若以義，則民愛之。君若以信，則民信之。君若以忠，則民服之。君若以孝，則民慕之。君若以悌，則民敬之。君若以廉，則民畏之。君若以勤，則民興之。君若以儉，則民附之。君若以寬，則民懷之。君若以柔，則民服之。君若以剛，則民怨之。君若以和，則民睦之。君若以平，則民安之。君若以清，則民服之。君若以濁，則民叛之。君若以明，則民信之。君若以闇，則民惑之。君若以直，則民服之。君若以曲，則民怨之。君若以公，則民服之。君若以私，則民叛之。君若以誠，則民信之。君若以偽，則民怨之。君若以實，則民服之。君若以虛，則民叛之。君若以忠，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忠，則民叛之。君若以孝，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孝，則民叛之。君若以悌，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悌，則民叛之。君若以廉，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廉，則民叛之。君若以勤，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勤，則民叛之。君若以儉，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儉，則民叛之。君若以寬，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寬，則民叛之。君若以柔，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柔，則民叛之。君若以剛，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剛，則民叛之。君若以和，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和，則民叛之。君若以平，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平，則民叛之。君若以清，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清，則民叛之。君若以明，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明，則民叛之。君若以直，則民服之。君若以不直，則民叛之。君若以公，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公，則民叛之。君若以誠，則民服之。君若以不誠，則民叛之。君若以實，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實，則民叛之。

夫政者正也。君之所為百姓之所望也。君若以禮，則民歸之。君若以政，則民散之。君若以義，則民愛之。君若以信，則民信之。君若以忠，則民服之。君若以孝，則民慕之。君若以悌，則民敬之。君若以廉，則民畏之。君若以勤，則民興之。君若以儉，則民附之。君若以寬，則民懷之。君若以柔，則民服之。君若以剛，則民怨之。君若以和，則民睦之。君若以平，則民安之。君若以清，則民服之。君若以濁，則民叛之。君若以明，則民信之。君若以闇，則民惑之。君若以直，則民服之。君若以曲，則民怨之。君若以公，則民服之。君若以私，則民叛之。君若以誠，則民信之。君若以偽，則民怨之。君若以實，則民服之。君若以虛，則民叛之。君若以忠，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忠，則民叛之。君若以孝，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孝，則民叛之。君若以悌，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悌，則民叛之。君若以廉，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廉，則民叛之。君若以勤，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勤，則民叛之。君若以儉，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儉，則民叛之。君若以寬，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寬，則民叛之。君若以柔，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柔，則民叛之。君若以剛，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剛，則民叛之。君若以和，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和，則民叛之。君若以平，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平，則民叛之。君若以清，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清，則民叛之。君若以明，則民服之。君若以不明，則民叛之。君若以直，則民服之。君若以不直，則民叛之。君若以公，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公，則民叛之。君若以誠，則民服之。君若以不誠，則民叛之。君若以實，則民服之。君若以不實，則民叛之。



論語古義標註卷之上

叙由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
其人問答皆存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曰雍唯
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皆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
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
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綱領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末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
存養熟甚生氣質

賴天、一、前文帝紀、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事

學而

省

亂按三省吾身、旧解謂以下文三事自省其身、考正義曰、每日

耶

三自省察己身、其詞畧而不明、恐為三次之義、古義定後、三次之義、或曰、集註解三省、做三事、而古義改為三次之義者、何邪、曰、凡數目之字、如三、加五、在句首者、為三次、五次之義、如泰伯三以天下讓、南容三復白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在句尾者、為三箇五箇之義、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者、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所就三所去、三及天下之達道、五天下之達德、三易有聖人之道、四是也、今日吾日

怒

三省吾身、分明是三次、省察其身、非省察下文三事也、若省三事、當日吾日省吾身者、三、故知是三次之義也、昔者宋邢恕和叔一日、三、魚、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集註必做三事、想其慮有此弊、然凡曰三者、非必限三次也、反覆丁寧、至於再三之謂、其曰日者、亦是平素常日之謂、非必謂逐日也、蓋平素再三、省察其身、謂之日三省、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充過矣、可見荀子亦批論語之文、解為三次之義也、

無

二程遺書八曰、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亂按、賢之易色、孔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邪、氏曰、色、女、父、也、

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人易色。集註亦仍其說。語類中專為范祖禹說為問，非始於范氏也。語類亦為上蔡說。

見賢易色

程子經說曰：賢人易色，有敬賢之誠也。古義從之。

胤按固之為辟，通善惡而言。然經書言固者，多為固滯固陋之義。子之絕四，毋固居一，及曰疾固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皆非美辭也。唯易所云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所云固執，則為堅固之義。蓋單言固，則專為固陋之義，以貞配之，就擇善而言，故為堅固之義耳。朱解失之矣。故古義從孔說，况操守可言堅固學。

搯

則難以堅固為辭。

戊戌三

胤按邢氏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此邢氏亦有所不行一句，屬上文。庭訓幾歲，不聞取之於邢氏，蓋邢氏之說，暗与之會矣。

禮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義，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毀

胤按：曰註謂言行交際，當慮終而慎始，信恭，因是三項事。宗謂宗主之宗，然信恭二者可說也。至以因為因人之因，與上文意。

不相接蓋因如為高因丘陵之因因有信恭而亦不失其知也
營大抵聖賢之教人剛柔相濟陰陽合德未當為一偏之說一曲
之見以誣人也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則其所守之正可見矣而
此又因此而和順不乖戾則誠可宗敬之人也與書所謂直而溫
寬而栗及中庸所謂和而不流等語意實相類且上文曰言可
復也遠恥辱也而下以亦可宗也結之承上二事而為說可知
矣

為政

叢脞書益稷元首一哉

同歸而殊塗——易下系辭曰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

胤按無違曰說云無背於理非也觀下文生事之以禮云云則
無違於禮為是先儒專主理故此等處亦要說理字大牟夫子之
意懿子生於魯卿偕亂之家生事壑祭之間必致偕竊故及其
問孝夫子專以無違於禮告之也

胤按舊說兼存二說一云父母之心常憂子之有疾欲人子体
此以守其身也一云使父母唯憂子之有疾欲人子不以他事
貽父母之憂也此二說言孝子守身之道則固親切然其說甚
曉委曲難遽通曉且以其疾為子之疾今玩本文其字直承上父
母字未說則其疾只做父母之疾解可矣

○王充論衡問孔篇曰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一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

管子心術下第三十七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易上系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後漢范升傳云孔子曰攻乎一註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

○晉書索紞傳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益為多事多事多患

○晉杜預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車效之後詰責諸議者

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

○家語辨政篇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

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求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註豈

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

○文公十二年公羊傳惟一介斷之焉無他技何休曰他技奇

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解曰他技異端之技也

前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文王改制爰周郊隆大行越成而后

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元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文穎曰郊至也行道也

晉書王豹傳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

晉書王述傳述性沈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怡如

也

古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居家理二句孝經之文

八佾

史記自叙傳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美談

此句行空白

丘裕後昆

書仲虺之誥曰予始讀復在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

其作春秋也——中國○見原道

神不歆非類——左傳僖十五年

荀子修身篇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

則外物輕矣

胤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集註專就詩詞上為說樂而止於琴

瑟鐘鼓憂而止於寤寐反側比性情之正也古義則專就聲音

上為說本抵聖人之說詩多就聲音之雅淫而取捨之不由詩

句之美惡曰鄭聲淫而不曰鄭詩淫比類可見矣集註曰學者

玩其辭審其音則亦兼聲音而言然言詞上為重唯當專說聲

音而言

詩言志四句出書彞典

黃東發曰鄭註謂坳在兩楹之間及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及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及坳之餘制然坳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其常設之者欤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及坳雜記旅樹而及坳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及坳為及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坳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及坳出尊崇奠康于至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僕于西坳上是則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坳而坳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及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及坳當是立及帖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墻之類歟鄭氏之釋及坳

皆本論語其指坳為及爵皆奪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為飲酒故云耳然以坳之及為爵之及似異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

立五官咸有四阿及坳註云及坳外向室也則及坳又非及爵之地及主坳言非主爵言也及坳向外之名坳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為此外向之室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及坳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及坳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及帖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

騏驥

宋史百十七卷曰左右騏驥院左右天駟監掌國馬別其駕良

以待軍國之用

又曰牛羊司牛羊供應所掌供大中小祀之牲牲及大官宴享

膳羞之用

里仁

罪疑惟輕

書曰今見大禹謨左襄十六年引之

程遺書八曰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

與賤如患得之此要集註異

胤按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邢氏曰尚上也言性好仁

者為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古義從之集註

古曰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蓋古註稱好

仁之為美德朱註稱好仁之至篤也不如古註之為穩

黨

胤按黨是鄉黨之黨古者五百家為黨其訓明訓革訓備訓比

皆假皆自此而假借故可訓為明類不可做品類物類之類訓曰註

只做品類解不妥論語中兩言吾黨皆是黨與之黨可併按矣

○本文只言知仁不言知仁不仁可知夫子特就仁一邊為言

也

胤按此章吃緊言人之不可不聞道也夕死是客世間一等人

有少壯不學而至老始悔者尚言末路無幾不肯為學故夫子

為之言如此然則少壯之不可不聞道自在其中矣○又曰夫

子此語是非謂聞道則可死也又非謂不聞道則不可死也言

夕死可矣者言須臾之間不可不聞道也莊子言死生亦大佛

氏言生死事大自是而以死生為一大事儒者亦不免襲其說

集註以所奉程子說亦是也

禮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適果

亂又曰專於成事者必適俗士是也果於忘世者必莫老佛是也君子不必適不必莫唯義之所在故能悞于中庸之道也諸

舉

類舉南軒說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此說亦簡切

駁

亂按此章大旨畧與旧註同專主不肯解亦朱子所創但謝氏註稍涉泛然故大註駁之○古義謂天下之事固通大小而言然謂之於天下則於出處上看最為明白蓋功谷之士必乎出而不辨治亂之分是適也遺世之徒必乎處而不達顯晦之宜是莫也君子不必出而有時乎處不必處而有時乎出此中既

有其權後篇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亦然

於

亂按君子懷刑孔安國曰安於法此以刑為儀刑之刑古義從之邢氏疏曰刑法制君子樂法制齊民是懷刑也

琅邪代醉篇引學齊佾俾曰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邢又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刑

統

邢曷曰貫統也孔子諸曾子言我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云云者答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怨

謂付己度物也言夫子之道惟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更無他法故云而已

公冶長

小

亂按曰註去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无毫髮之疑也程子曰曾点添雕閑已見大意即此意也註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又曰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陳氏曰開於心体上未列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或言心或言理或言性皆一也畢竟開畧認得此理而尚欠悟明未到融會貫通境界此皆禪家了悟之手段而非夫子許開之意矣古義改之曰於斯仕進之道未能無與斯者指仕進之道而言蓋道無

未

窮學亦無窮苟實欲求之豈有斷乎之日故自盡与自滿二者雖異聖人常存之以其不肯進也開不自滿假尚有望於後來之遠到所以曰云云此夫子之所以說之也非畧見道体之謂也

反 穀

又按古註孔氏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古義之說与此同蓋開疑其學之未能從政故夫子說與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正相返一與一奪皆莫非所以使人進善也土寅八胡又按夫子嘗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夫子使開仕而開不肯仕此其所以悅也辰甲溢美莊子人間世夫兩喜必多一一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邢昺曰其使民也義有四也義宜也言使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

龜曰

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月以為名焉

胤按邢氏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代醉曰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吳臣勸諸葛恪之思者皆非矣

胤按古註云佯愚似實故不可及也其說固淺程子曰邪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最得夫子稱武子之正意夫子稱蘧伯玉取南容可併考也集註則云武子周旋其間云云蓋自知巧之士見其為愚也終乃曰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則兼取明哲保身之意

則其旨侶支古義專從程子之解

戊甲十日十四日

胤按孔氏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朱註伐善依

施

孔氏施勞施張大之意勞謂有功不誇大己之功勞也一說用古

註古義施勞依孔氏說伐善不伐人之善此獨創之見蓋所據本古義所以改之者集註解伐善施勞其語雖異同是亦不自滿假之事顏子何以分其條件而言之邪且訓施為張大亦無所

耶

其 稽畢竟不自滿假此自己修身之事，莫知止於一身，不伐人之善，不施人以勞，此及人之仁。小而子路之車馬衣裘朋友共敬，大而夫子之老幼朋友各得其所，同是利人濟物之事。聖賢之

少

哲華所志大率如此。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各自言志，及曾子之三省子貢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其事固有大小之異，而夫子之與奪亦雖不同，而其志皆在為人而不止善其身而止也。此所以聖人之道以仁為宗而非如求安心工夫以為足了一身事之類也。可知矣。顏子之所志即其事也。

甲辰四月十五日燈下

錮漢

黨同伐異後漢黨錮傳序曰至有石渠分爭之論，一一之

論

說註同己者明黨之異己者攻伐之

後漢書朱穆傳崇厚論日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胤按代善古註及朱解相治做誇善義他註無別解古義不由前說出於特創長堅頃得之于朱穆傳中，正如古義說，是知義理無窮千載契合有不可誣者如此。五月己

雍也

齊霸

胤按集註云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云云蓋以此章為齊魯優劣之論然當時列國豈獨齊魯哉今觀夫子不舉他國而特曰齊一變至於魯者在當時諸國齊魯二國猶為近道故言之如此蓋此二國壤相接也其祖周公太公

壤

稱

德相匹也。當時文獻之傳，二國為盛，猶言淫樂必稱鄭衛言富，強必稱秦楚爾。古義大註自可見矣。癸卯十一月十日

胤按馬融曰：胤，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胤。朱註云：胤，稜也。或曰

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馬說無胤稜之義。朱說兼存

二說。古義參取二家之說，專定為酒器之說。

罔

胤按可逝不可陷，以事而言可欺不可罔，以心而言可逝也可欺也。仁者之與眾人，如不異而至不可陷也，不可罔也，則雖切

於救人而必不至於害身，此仁者之所以必有智也。甲辰

胤按此章集註意，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古義謂宰

必

我非徒問者，問雖或害身而心為仁乎？其意正相反。蓋先儒曰：益

寢短喪等事，待樊遲宰我甚蕩，遂做此解。然孟子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則在七十子中，蓋亦表表者矣。豈至憂為仁

而害身之污哉？甲辰

捕風——○漢郊祀志：谷永上書曰：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

不可得。

雜

雜家者流○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

此無

知國體之有比，見王治之每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盪者為之，則

漫羨而無所歸心。

述而

莊子內篇大宗師篇：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々

淮南子倣真訓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寤其覺不憂

代 蔡節集說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伐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

未 思古故發為此嘆與分註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有不中節者今在齊聞韶而憂感之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滯如此

然未有一說可以易此說姑闕之

管子

亂按夫子嘗稱顏子曰賢哉回也云云蓋尊顏陋卷世人之所

夫 為憂也而回不以此改其樂此章曰云云蓋不義而富且貴世人之所為樂也自天子視之如浮雲之漠然而雖疏食飲水不

害其樂也彼以人之憂形顏子之樂此以人之樂自言其樂且其自道与祔人亦自有別甲辰

亂按集註怪異骨力悖亂之事聖人固不語鬼神造化之迹亦

不輕以語人也然則此三者其所以不語者不同怪力亂三者鬼而不語神之一事謹而不語然本文首提起子不語三字而

平叙怪力亂神四者則其不有輕重可見也且如其說則當曰神怪亂力而今曰怪力亂神則知集註之解不得其義矣蓋怪

是索隱行怪之怪，非變怪妖怪之怪也。遺世長往之人，古之所謂畸人，如沮溺之徒，人之所喜稱道，而甚乎聖人之道，故不語也。

元傳昭九年，拔不塞原，專棄謀主。

獸乾

雍李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无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无復也。○雍李，晋文公時人，言見晋乘代醉云。

暴殄天物

書武成：今高王受無道。

淮南子主術訓：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

胤按：此兩節集註錯簡，移人潔以下十四字在前，古義隨文成解。上一節專就童子說明其不可拒之意，下一節泛說待人之

法

胤按：有仁聖並言者，如周礼六德是也。有以仁為聖中一德者，如仁且智為聖是也。有仁聖並言而聖重於仁者，如何止於仁必也。聖乎是也。此章當從此例看。甲辰

恭伯

必歷

歷

胤按：古註王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心有天下，故恭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此太伯亦欲周之後，未代商也。集註云云云，此太伯知大王之傳位季歷，欲有商之天下，不義其事，遂弃而不取也。其意蓋正相反。據古註，太伯有利天下之心，其說固不可也。據朱註，則大王有利天下之心，而太伯不從，然骨肉之

顧

間不可諫爭遂隱微其迹而逃之荊蠻然大王嘗為狄人所迫
奪其土地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豈至後來崩顛顧天下之志
哉金仁山固已辨之矣古義則異此二說太伯所以為至德者
不關高周交代之事夫子專稱其兄弟讓國之美以為至德也
國謂之天下者孔子周人也自周之既有天下追而稱之耳

謂

胤按集註云云弘字貼任重毅字貼道遠說程子二說二字通

融為說古義亦與程子說同已酉壬九
月五日

使

李滄溟曰民可便被聖人之仁不可使知聖人之仁治而使人
知之則驩虞小康非治之極也故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直解載古義暗符

黻

胤按舊說以黻冕為祭服古者黻冕公朝之盛服不必限祭時
之服故古義改作朝服

子罕

胤按集註云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如此則

果

大哉二字只蒙下博學而不該全句玩本文大哉二字通全句
而稱美之也蓋人之於事偏於一端則必成其名如由之果賜

藝

之達求之藝臧武仲之知孟公綽之不欲是也唯其成名所以不

鄭

得為大也博學而無所成名此孔子之所矜為大也鄭氏曰此
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此說可從也古義說
如此甲午九
十五

胤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恐當時有以夫子為無所不知者故夫子據其言而云云也上章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亦承大宰稱夫子為多能也又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云云亦是據人稱夫子為生知而言此類可見也有鄙夫問於我已下乃夫子把至近易為事承當處即教不倦之事生知章其下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不然此乃學不厭之事亦自承當夫子於此二事每當而不辭

胤按韞雖訓藏而考字書有包藏之義謂韞匱者既以物韞包而又納之匱中也韞字從韋恐以韋包之也若徒解做藏字義則當曰匱韞而不可曰韞匱且與下藏諸意相重複字彙引陳

韞

孔璋悼龜賦曰山節藻稅既獲且韞此可証也甲子九月五日

匱求

又按韞匱而藏者懷宝迷邦之士朱善賈而沽者踰牆鑽穴之徒子貢雖設二端問之而其本意欲夫子之出仕也夫子目其語而答之曰云云不与藏諸而与沽諸然謂之善賈則近於擇祿謂之求則嫌於自媒故只曰我待賈者也曰待則非求之也曰賈則不必善也此君子之道中庸之極也甲辰四月

喪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弟哀慈慎酒之事也云云他人益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程子曰聖人之教常備而就之事上臨卷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天資之下者勉

夫

敢

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迹矣

件

亂按孔疏及程子說皆曰除上四件事外何有於我哉此受四件

誇

事而自當也但邢氏曰我獨有之則其言似虛誇程子曰俯而

就

就之則其言似造作古義亦依其說而意異舉至近易為之事

而

而當之此夫子之謙辭一以見道之在至道一以見聖人之心

休

休道无窮可與前然而識之章併按矣

無

亂按聖人之勸人為善何其每究也有曰吾性不善不能變化

者

者乃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有曰殘生無幾雖學无益者乃曰

朝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章云云蓋積學多年特成而廢人言雖止

止

亦可乃曰未成一簣止吾上也素未不學始志於道人言教無其

往下欠

基乃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不以其文學而許其退也不以其

未學而沮其進也無往而非所以進人於善也止也往也復曰

吾亦見其機之由己而不由人也甲辰

亂按後歐大全中有二說一云後而耶一云後於歐當從前解

襄鄭充襄二十九年晉叔向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

皆得國乎諸正與此同

解

亂按程子說直解其事楊氏說推原其本故楊說載大註集註

圖

亦置之圖外

鄉黨

段下同

朝與一段集註併下君在一段為一節謂在朝廷事上接下之

不同如此則與大夫言之禮却在事君之上稍覺不順此只承上文就在朝廷言中亦舉其接上接下之稍不同耳故古義屬首節云

胤按出三日不食之矣集註謂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此以比一句解上祭肉不出三日之故也古義云云以比一句亦為事實也通考此篇備記夫子言動而未嘗有一句解說其故者也况不食之矣是實語似非虛語也若解上文之故則當曰過三日不可食也而今曰過三日不食之矣則知祭肉必於三日內食盡不使逗留腐敗致褻神之意若或有故不得已而過三日則恐或腐敗傷人而不食之也必拘

神惠而致疾亦非智者之事也正文之意蓋如此甲辰二月廿九日

李 宋李之彥東谷所見云楊慈湖先生守吾邦嘗作一書付局兵令急出閣未幾遣人追回更革將謂書有錯誤局兵至慈湖取**真畢**書置中堂几上焚香再拜畢復付之蓋為書中寫頓首再拜上覆偶遺忘不及拜必拜然後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古義標註卷之下

先進

庸

亂按魯哀季康中主庸臣也觀其問夫子弟子之秀不曰孰多識孰有才而俱曰孰為好學可見當時以好學為美稱不唯聖賢之徒為然舉世之人皆能言之聖人餘化之所及非後世之所能彷彿也庚子瞻月

正義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楊子五百篇云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魯齊所不能致者二人○吳

秘註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台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者真鄙儒也不知時度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極近而言哉

乘攬 焦氏筆乘 莊子膠之攬之膠讀為攬 膠攬古通用

顏淵

履 亂按 夫子答顏子云云蓋視聽言動人之用也而禮者人身之規矩準繩也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視聽言動之必以禮為準而不之違也與易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及中庸所云齊明

盛服非禮不動者語意一般先儒連非禮二字為解曰身之私欲也如此則當曰勿視非禮云云而不可謂非禮勿視云蓋聖人之教人只管勸人做善其既做善則戒惡自在其中故曰非禮勿視是勸人為善也禮是人之準則善之名也後世以性為理則只管去其惡其既去惡則本然之善自然呈露故解非禮曰私欲是勸人去惡也與聖人之旨天淵不侔○又按以聖人之言較諸後世諸儒之說其緩急先後大有不同者矣何者人之修身在於進善與禁惡而已矣此法戒之所存也然聖人非不戒惡也而勸善之辭九而戒惡之辭居一後世諸儒非不勸善也而戒惡之辭九而勸善之說居一此蓋自學術之相左

而致此年刺夫子告顏子以非礼勿視云云者是勸人為善而
解非礼為己之私欲則是戒人不為惡其旨之不同如此庚子十
二月十日

又曰曰解曰非礼者己之私也推之視聽上最不相通如白目
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邪色淫聲皆是在外之物在我則不視
夫驗不聽可矣若天己之私欲則是我心之喜何以驗視聽与否故

知此解大不當矣庚子十二
月十日

夫 又按包曰在國為諸侯在家為大夫下子張問士章正義云在

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集註云
內外無怨此言事君與居家公私之謂也此三說不同正義無

訓 明訂當從正義甲辰
六月

鄭氏曰惜乎夫子之執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胤

按集註云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道當作意說字下句讀今玩夫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此說君子之事子貢承其言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以子成之言為君子之道則二君子其所指不同

况既以其言為君子不應無故而遽曰駟不及也且以言語
為君子亦覺不穩當古義依古註甲辰
四月

寡

什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
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孔氏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

者唯子路可○疏云折猶斷決也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胤按古義據此

何氏曰病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失之故不豫諾

韓文張中丞傳後補云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

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々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夢溪筆談歐陽文忠一成就美名卒為聞人

龜山文集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益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胤按古人文字引此章多如古義解故畧錄數條

吏

文致○漢書酷吏傳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友○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

與

羅織通典唐武后時來俊臣與御史侯思止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一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

網

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及狀胤按聞達二者俱是名譽之事有實而名播于外謂之達無實

乎對

而致譽于外謂之聞夫子之對分辨二者其義尤明矣集註解

飾

聞字曰名譽著聞則固無間然矣解達字曰德享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又曰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則是易所謂元亨之亨而非名譽之事也朱子之意豈嫌乎雖不飾

其外而求名之意尚在故迂就其義歎然聖賢本無避名之教內
施有其實而名從之聖人何不欲焉哉故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所
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唯人之患在無其實而銜名乎外所以
有聞達之辨也

曰亂按前章子張問崇德辨惑此章亦舉此為問想當時故有

樊此成語故子張樊遲同為問也但此章問多修慝一事故大註

遲音云樊遲之所問益切於為己也三月

亂按集註用曾氏之說謂樊遲之未達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仁智之相悖下夫子子夏二節皆明仁智之相類用而
不相妨也蓋不然也樊遲問仁而夫子以愛人答之其義明了

遲無復所疑但問知而以知人答之遲視知甚大而疑乎其不
止於此也故夫子曉之云云遲尚未達又問之子夏子夏述之
効施云云蓋皆言知之功效甚大而其施之最廣也初非疑其二者
之相妨害也下云不仁者遠矣則固似包仁而在其中然子夏
贊夫贊天子之言曰富哉言乎則可見言其效之廣大而將以曉遲
之視知人甚小了也若使子夏曉仁智之不相妨其告樊遲立
枉言必不若是也况夫子所云舉直錯諸枉一語何曾兼仁知而
告之

子路

襄禮尤傳襄二十三年城孫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杜預曰常志

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胤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樊遲學於聖人之門而不志于臯瓊穆契之事業而請學稼圃

其志陋矣故夫子存之以小人哉而又斷以上苟好禮義信則

不學稼圃而衣食自饒也禮義信三者大人之事也甲辰

胤按曰既庶者就所見而言曰既富者假設之辭不可一例看

王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正義曰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

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

程遺書八曰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元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胤按此与周而不比章意同但彼就与眾人交上立言欲其氣

容而無所偏黨也此就彼我相交上立言欲其和順而無所阿

比也辛丑三月十七日夕

書臯陶謨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本作寅敬惕也。注君臣當同

胤按宋仁宗朝韓魏公名琦富鄭公名弼范文正公名仲淹相

繼為相皆為一代名臣神宗時王荊公名安石為相始行新法

其後召惠卿章惇曾布蔡京及子卞後先執政遂亂天下

憲問

胤按古註孔氏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

恥辱古義從集註蓋邦有道則仕君子之常法固不可謂之恥

鄭弼范

執

然不問治否而唯知食祿之可為非恥乎故曰云云上一句影帶說且憲問恥非問食祿之道也若如古註則只是言仕進之方非言恥也問答不相對值四月酉

剗下同

胤按先儒意謂克伐怨欲不行猶剗草而留其根仁則猶連其根剗去其意蓋以無人欲之累為仁故曰云云古義之意不然克伐怨欲不行則固無不仁之可言故原憲疑其為仁至於仁豈止此哉必也慈愛之實能及物而無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謂之仁矣故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甲辰五月十四日

北齊

經營四方詩小雅北山齊力方剛一一一不得其死然正義曰然猶焉也

臧

廢六閔○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

展關

三下展禽廢六閔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象落三不知也○杜云塞閉陽關之屬凡六閔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左傳襄三十一年晉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對襄

應對一一○亦見左襄三十一年云云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人也孔氏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蔡節集說云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後言如其仁而此謂之人也本石林葉氏說

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王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
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云楚令尹子西者按左傳公子
申也楚囊瓦為令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正義曰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
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
以為成人矣

胤按集註此章夫子泛論二君之事為彼善於此古義專為齊
桓而言今據其意推之晉文公事業在桓公之後故古書恒稱
桓文今當先稱桓而還以文為首可見桓公是主文公是客將
論桓之美而先舉文之不美所以先文而後桓也

皇侃疏云桓公是齊公之子名小白也是僖公庶子子糾是桓
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

荀 焦氏筆乘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程
子目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為
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
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世觀此則糾之立有先
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
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

也

荀

將

藝

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
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
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傳小白尹
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
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也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
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百是非未可臆決

穀 甯

胤按九合諸侯古註無解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
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
穀為九也詳斤正義朱子據龙氏傳作糾合誠是也古義依之

甲辰
六月

戰 昔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
公太公股肱周室云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報彌縫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旧賊也

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
莊子盜跖篇齊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

此

此王義述馬氏之說故表曰馬氏曰也集註謂大言不慙則難
踐其言與古註異矣作是俯不作於人之作故古義從馬氏說

上

程子遺書八曰能言不作者難此亦與馬說同
何晏曰本為上末為下正義云本為上謂德義也末為下謂財
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因

鄧書燕說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目謂持燭者曰
舉燭云而過書舉燭之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
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韓非

侃若

皇侃疏云君子之人顧言慎行君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
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絕聖棄智老子第十九章民利百倍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正義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
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

衛靈公

于下

納賓○書舜典納于百揆之於時叙賓于四門之於後之○又

州濬

云五載一巡守云云○又云肇十有二列封十有二山濬川

燕明禮學記一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皇侃疏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
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程子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見遺書八

季氏

均

晉書江統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
安

孔子集語○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繫露△集語明人永嘉

慕

薛據慕。○按董仲舒繁露所引與今論語不同故集語舉之與

古義所訂符同丁未七月長望者出

作善，一，一，書伊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陽貨

曰

知其一一前高帝紀帝謂王陵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絕聖棄智見上

論語或問籒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朱子曰患得之文義自通不必增字今家語亦作患不得之恐或他論之文耳

禮家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卷二十五日而畢若駟之過隙然

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微子

竊執

痛哭流涕漢書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政事曰臣竊惟事執可為

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患者六

莊子讓王篇云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逐

○盜跖篇跖謂夫子曰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

於衛

子張

鄭

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鄭玄註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泥勝

術上

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記勝為五故月令註亦引泥勝

汎

○汎芳斂及又音汎五海汎勝之十八篇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曰改焉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熒煌太守隋唐有汎勝之書二卷○晉食貨志漢遺輕車使者汎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閔中遂穰

遺

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閔中遂穰

游

亂按子夏曰噫言好過矣云云程子曰一一集註曰云云按諸

此

說俱曰君子之教人有先後之叙也不得其旨此二句明說教

毀下曰

无先後之叙也考古訓例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言

電

无所毀譽也子張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者言不足為有亡也抑詩曰何有何亡電勉求之者言不問有無也此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亦當如此例言學問不可立先後之序也蓋子游疑

乎子夏之教門人小子只教洒掃應對之近小而秘其遠大而不傳故子夏答之云爾道之明白貴如草木曷可妄立先後之序以評學者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但學者有生熟敏鈍之不同則只教之以近小之事而未及遠大耳故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夫本末終始一齊兼舉者唯聖人為然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儒有小學學事大學學理之說遂遷子夏之語以證學有先後之說做如是解而其實相反

故曰○中庸鄭氏註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堯曰

程遺書八曰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解

亂按古註孔氏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云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朱子註此引尚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上六句云云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下四句云云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古義從孔氏說蓋集註據古文湯誥為解誥是布告天下之言故以初數句為追述初伐之辭孔氏之時今古文尚書未出故隨文做解引墨子為證考其大旨明是告天之辭非誥四方也可知矣三已

○邢昺云云墨子引湯誓者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按今書湯誓湯誥俱有而此文見于湯誥書故遠引墨子為證也

而孔氏引墨子湯誓故邢氏會其義不知孔氏之時無今古文五海論語古二十一篇○如淳曰分竟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論語古義標註卷之下畢

本曰

寶曆壬午拔正句豆卒業善類

弘化乙巳仲冬一校畢

左大夫尉中倉庫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入下

11/20

